

醫師涉嫌作出 虛偽診斷書

The Physician Suspected of
Making False Diagnosis

黃滄昕 Yi-Hsin Huang 編譯

平成31年（う）第487號虛偽診斷書作成

同行使令和元年11月8日大阪高等裁判所棄却



摘要

本案被告醫師涉嫌為使暴力集團組長免遭收押，向檢方提出虛偽之診斷書，後遭檢方起訴求刑。二審法院認為診斷書之內容無須為「確定性判斷」，被告醫師雖非採取醫學上常用之診斷方法，然其基於經驗作成之推論，仍未違背事實。被告醫師採用舊有之檢查結果，充其量僅係說明不夠充分，難謂其記載為虛偽。二審法院最終維持一審之被告無罪判決，駁回檢方抗告。

The physician as the accused in this case gave the prosecutor the false diagnosis to let the leader of a violence group escape from being demented. Then he was accused for penalties. The court in the second instance found that it

關鍵詞：心律不整（arrhythmia）、心室期外收縮（ventricular ectopy）、診斷書（diagnosis）

DOI：10.3966/241553062020050043010

wouldn't be necessary to be a deterministic judgement in a diagnosis. Even though the diagnostic method the accused had used was unusual in medicine, the inference made by him wa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wasn't untruth. In fact, it would only be insufficient for the explanation due to adopting the old result, and be hard to be a false record. In the end, the court in the second instance rejected the counterappeal from the prosecutor and maintained the judgement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at the accused was innocent.

壹、事實概要

一、事件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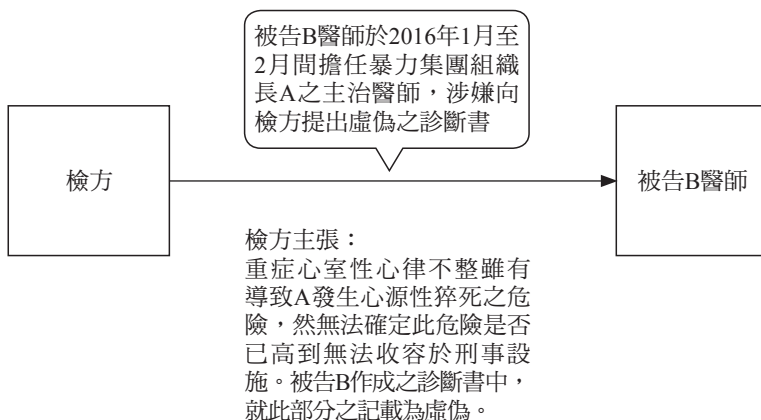
本案被告為京都市執業醫師B，B醫師涉嫌為使暴力集團組長A免遭收押，遂向檢方提出虛偽的診斷書，後遭檢方以違反交付虛偽診斷書供行使等相關罪嫌，求刑1年6個月¹。

被告B於2016年1月至2月間擔任A之主治醫師，並就大阪高院對A病情之照會，作出「重症心室性心律不整，不宜收容於刑事設施」的回覆。在此一連串的事件中，還牽涉到京都府立醫科大學醫院的兩位前院長，亦涉嫌對檢方提交了虛偽診斷書，但皆獲得不起訴處分，而最後被起訴的僅有本案被告B。

檢方認為，被告B對A是否可收容於刑事設施這點作出否定的判斷，但重症心室性心律不整雖然有導致心源性猝死的

1 虛偽診斷書事件、担当医に無罪判決京都地裁「医学的に真実に反せぬ」，<https://www.sankei.com/west/news/190319/wst1903190032-n1.html>（瀏覽日期：2020年4月17日）；虛偽診斷書作成罪の医師、審も無罪 大阪高裁，<https://www.sankei.com/west/news/191108/wst1911080028-n1.html>（瀏覽日期：2020年4月17日）。

危險性，惟此危險是否已高到無法收容於刑事設施，尚無法確定；易言之，雖然重症心室性心律不整常會導致心臟病猝死，在刑事設施中萬一壓力過大可能產生此結果，但此僅係有惡化可能之「預測性判斷」，故B被告作成之診斷書中有關這部分的記載內容為虛偽。



二、地院見解

（一）檢方認為在作成本案診斷書的當下，並無醫學或客觀依據可確認A有心室期外收縮，或出現重症心疾患、心機能低下等情形，故無理由可資判定A的心室性心律不整為重症。對此法官指出，儘管沒有相關的檢查結果作為依據，惟被告B如透過A過去的心電圖檢查結果，推論其於作成本案診斷書之當下「可能有心室期外收縮」，這種方式並無不合理之處，而重症心疾患或心機能低下，也只是在治療心室期外收縮之際作為預後判斷的指標之一，不能只因為A沒有重症心疾患或心機能低下，就斷定該推論過程有誤。

（二）檢方基於另名C醫師的證詞，主張就算被告B的確觀察到A之心電圖上有左軸偏移，但並非一定有心肌損害，只要心功能正常，就不能作為推斷心肌損害的依據。對此法官判